

最可嘉者，自八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五日，在此四十二日間，日本政府政令不行，中國國軍未來接管，當此無政府狀態之秋，臺胞發揚自治精神，確保地方治安，民衆照常安居樂業，其時聞有日本少壯軍官遊說臺胞，以爲兵多（日軍十六萬六千三百八十八人，日人二十九萬二千七百七十三人，計四十五萬八千三百五十一人）糧足，軍器又極完備，其意欲與臺胞合作，乘機煽動臺胞自決，臺灣獨立，然而臺胞日日歡喜臺灣光復，日日待望陳長官蒞臺主政，絕對無有應之者，是皆六百萬臺胞發揚鄭成功固有漢民族精神，一心一德，悅服中國也。

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，在臺北市公會堂今之中山堂光復廳舉行受降典禮，會場佈置方形，陳長官上坐，左爲盟友及我軍官，右爲臺灣民衆代表及我公務員，九時五十分，降將臺灣總督兼臺灣軍司令官安藤利

日寇侵凌牡丹社

(一)

謝汝銓

清同治十三年，即日本明治七年，日寇侵凌牡丹社。牡丹社者，臺灣南部先住民聚族之部落也。先是同治十年，即日本明治四年，距今七十八年時，冬十月，有琉球民六十六名，遇風船破，漂泊到恒春海岸，爲高山族牡丹社襲擊，被截首者五十四名，船中貨物，亦皆遭掠奪，餘十二名，爲我漢族先民救助，幸脫虎口，逃命福州。同年六月，由清朝官吏保護，送歸那霸，乃以遭難顛末，訴諸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，大山爲奏其事於朝廷，請興師剿辦。時日本方維新，霸氣橫溢，既鯨吞彼琉球，又欲蠶食我臺灣。其國之自命爲志士者，皆勃勃思試其銳鋒。得隴望蜀。處心積慮，不得達目的不止。此事甚秘。有日本人落合泰藏者，爲軍醫，曾從日本西鄉都督，興師渡海，來侵牡丹社，就當時實事

吉到就下位，安藤體肥，頭大，頂禿，一言不發，垂頭喪氣，執筆簽署降書，即時退席，快哉，快哉，割讓五十年四個月零九日之臺灣，從此時起，其版圖正式歸還中國，此日臺灣同胞不問天邊，不問海角，不問貧富，家家戶戶，馨香祭祖，奉告臺灣光復。

如右所述，自先住民至顏鄭時代，經過幾千萬年，不知其詳，然就文獻可徵者言之，荷西三十八年，明鄭二十三年，滿清二百十二年，日本五十一年，計三百二十四年，其間除明鄭二十三年治權握在漢人手中外，其餘三百零一年，皆被治於異族，同時反抗異族，異族壓迫力愈大，臺胞反抗力愈強，由此可知臺灣歷史爲民族鬭爭歷史也。茲就三百年來在臺灣漢人反抗異族之史實，舉其要者，可分爲三，曰驅荷，曰排滿，曰抗日。（待續）

抒寫一文，命名爲「明治七年生蕃討伐回顧錄」，中云：明治四年，琉球藩民爲生蕃所殺，琉球藩主，以其事訴諸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，上書政府，願借民船數隻，殄滅暴虜，揚威海外，爲屬藩雪冤云云。蓋此時琉球之歸屬未明，又日本維新未久，國內事情繁忙，故侵凌山地族之事，殊不敢冒昧出師，以啓釁隣邦。日本政府將大山所上陳情書，留中不發。大山以琉球屬熊本鎮臺管區，乃赴鹿兒島分營長陸軍少佐樺山資紀處陳情。樺山聞之，以事關軍國，不能默然，即日自鹿兒島起程，往熊本，晉謁鎮臺司令長官陸軍少將桐野利秋，陳述意見，語多強硬，桐野深然其說，且贊其謀，即時爲稟申陸軍卿山縣有朋，且諭以可自晉京，對山縣陸軍卿面稟，且歷訪西鄉隆盛參議，及其他當路要人，直陳意

見。樺山乃於明治五年八月入京，面會陸軍大輔西鄉從道，繼晤其兄西鄉隆盛，略述經過情形，請派臺灣蕃地探檢隊，催促其政府，可無顧慮，決意實行，以張國威。樺山拼命運動，奏效，得其政府決意。是年十月，其外務省，乃作成琉球民爲臺灣生蕃慘殺調查書，就其政府所執方針表示意志。外務卿副島種臣，極力奔走。日政府遂冒認琉球爲其領土，謂國民被殺，不能容默。廟議，決定興師問罪。當時日政府尙不知臺灣屬何國境土，後乃查知至明遺臣鄭成功之孫克塽時代，已爲清朝所兼併，蕃界自然亦是清朝領土。日政府先照會清朝，質問臺灣全島清國領有之範圍，自何處起，至何處止。當時日政府方與清廷締結修好條約，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，在北京，乘此機會，提出臺灣問題，要求處分生蕃。清廷函覆，謂：「琉球非爲日本領土，生蕃又奴化外，民做國不負責任」。日政府接清廷覆書，以清廷不解事理，抗辯無益，遂自謀出師。先立征臺方針，以臺灣蕃地事務局，置於太政官之正院，分置支局於長崎。以大隈重信爲長官，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臺灣蕃地事務局都督，又陸軍少將谷干城，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，陸軍中佐佐久間左馬太其他數人爲參謀。征臺部署乃定。日政府既決定起兵征討生蕃，同時起用橋山資紀，命赴清國與臺灣，實地視察，授以重要特別使命，明治六年三月，乃我國民前四十三年，渡航上海。時水野遵與成富清風等，爲清國留學生，皆隨辦理大使，到北京及天津。樺山在京津，與大使分袂，復歸上海。後臺灣割讓，版圖易色，樺山來爲臺灣初代總督，水野遵來爲初代民政長官。二人皆因牡丹社事件，在滬及京津相契，分擔國事，同渡臺灣，於海於陸，生死與共，冒盡危險，

向各方面實際調查。日政府於我民國前四十一年之間，派留學生於上海香港，至牡丹社事件起，命該留學生等，皆爲清國視察員，受樺山指揮，相與協力。時水野遵與成富清風，小牧昌業，福島九成，均參加在內，是爲討伐牡丹社之準備工作，皆秘密行事，神出鬼沒，人皆不知。因樺山與水野潛來調查臺灣情形，翌七年征討番社之役，裨益不淺。想其攘竊之方略，早於其時，樹立根幹者，該清朝視察員中，有福島九成者在上海，假託就信州畫家安田老山學畫，爲其弟子，先自渡臺，就臺灣道臺以次官員，密探臺灣形勢，更託安田繪就臺灣略圖，翌年九月先行歸國，受命爲福島之陸軍少佐，旋爲臺灣蕃地事務局都督府附，兼補廈門領事，比是時略後，樺山資紀亦與城島謙藏，成富清風等相謀，同到臺灣視察。是年八月廿一日，在上海乘廣東號，廿三日到淡水，備乘墨西哥人之船，到艋舺及基隆等處視察。九月自蘭陽沿岸至蘇澳，任中國人爲嚮導，遂入蕃界，與蕃人交歡。當時樺山資紀，以日本政府之籌策，何珊珊其來遲，思欲於清國之行政區域外，從事墾荒。但要創一根據地，遂與頭目等相謀，定於南方澳一角，建築家屋，然須有三十人內外，來爲護衛，且要有多數職工，到此工作。但若實行如此計劃，未免惹起清國官吏猜疑，多數阻撓，又須相機行事，掩人耳目，是年中秋前夕，置酒與酋長話別，歡情如湧，遂賦一絕云：

鬱蒼樹木靜無聲，翹首海天判袂情；月上東洋照孤島，惟聞萬里激波轟。（資紀）